

邮箱: zzbttzz@163.com 报料电话: 5987770 5987771

黄玉玺在黄埔军校政治科

孔祥彪

作者的外祖父黄玉玺,字国珍,曾用名黄永喜,1906年8月12日出生,滕县城西二十五里潘家楼(今滕州市级家镇潘楼村)人。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生。17岁时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,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。

1925年10月,刚满22岁的山东青年黄玉玺辗转来到广州,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。三个月后成为军官生,被分配至政治科军官政治训练班大队第一队(共三个队)学习,这让当初毅然决然从戎的黄玉玺很不理解: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习军事,为何却学起政治来了?黄玉玺当时所不知道的是,黄埔军校在步、炮、工、辎等传统军事科目外增设政治科,是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。从此,中国军队中出现了一群“右手持枪,左手持主义”的政工人员。

就在黄玉玺考入黄埔军校前不久,熊雄从苏联奉调回国,随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,后任主任,主持军校政治部工作。熊雄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护国、护法战争,后赴欧洲留学,并在德国加入共产党,与聂荣臻、蔡畅等同志一起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到黄埔军校后不久,即接替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工作。1926年1月12日,黄埔“陆军军官学校”正式改组为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”,政治与军事并重,作为军校教育的两翼之一。

黄埔军校政治部在熊雄的主导下,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,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,明确规定改组后教育方针总原则是“军事和政治打成一片”,确定了三民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各国党史等26门政治课程,并聘请恽代英、萧楚女、高语罕、孙炳文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。黄埔军校中较早入学的同学中,有的曾毕业于保定军校、云南讲武堂等,在他们眼中,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,部分国民党右派则称其为“赤化科”。黄埔军校的政治科,政治与军事课程的比例是七比三,外祖父生前回忆说,学习三民主义是政治课的主要内容之一,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员,讲三民主义

时,学生有课本,但上课时不准看书,教官要求学生做笔记,并解释,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有一次,讲到将来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时,有学生说,现在还有抬轿子的哩。教官听后回答道:“到了将来,既没有人抬轿子,也没有人坐轿子,大家都坐汽车。”熊雄深受学生爱戴。外祖父生前回忆,每天清晨,起床号一响,学生来到操场,总可看到早已穿戴齐整的熊主任在此等候,“他马



靴马裤,皮带绑腿,干净利索,从不马虎。”熊雄负责讲授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》等课程,“不高的身材,和藹的容颜,刻苦耐劳的精神,讲了一遍又一遍,是那样一个不畏烦琐的教师。”

“怒潮澎湃,党旗飞舞,这是革命的黄埔!主义须贯彻,纪律莫放松,预备作奋斗的先锋……”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将俄式“党军”理念付诸实践的首次尝试,正如黄埔校歌里所唱,强调“党”和“主义”在军队中的作用。国民党的理想是想通过黄埔军校,培养一批忠于党的军官,在新组建的军队中,上至官长,下至士兵,都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使命感,即成为“主义兵”。黄埔军校在第一期招生简章中就明确要求,投考者须为中国国民党党员,“或具有接收本党主义之可能性,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,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。”黄埔军校

四、五期开学前笔试的题目,政治和军事各一道,政治题目是:“什么叫三民主义?”外祖父此前从未听过什么是政治学习,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意思,他在试卷上写道:“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思想,即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、民生主义,还知道救国救民。”

四期入伍生黄玉玺在被提升为军官生时,甄别考试由时任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主持。邓演达问道:“为什么要

来这个学校学习?志愿如何?”黄玉玺答道:“是为了革命,不怕死而来。志愿是打倒列强,打倒军阀,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!”邓演达听后连道三声“好”,并嘱咐以后要多多研读“新三民主义”,这是外祖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,退出考场后,一直在琢磨这个“新”字,一连请教了许多同学和老师,但都答不出来。

在学生眼中,邓演达代表非凡,神采奕奕,不论是站着、坐着或行进间,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。尤其是他经常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马靴,靴底着地的声音加上马刺的金音,雄健而铿锵,老远学生们便知道是这位“巨人”来了,哪怕闹得正欢,也会立刻鸦雀无声,“他在广场中,在烈日下训话最为精彩,字字句句,坚定有力,一言一动,有板有眼,激起青年的热情。”

浓厚的革命主义氛围弥漫在校园里,学生被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、中国人如何受压迫等一类话语熏陶久了,有的学员甚至睡梦中还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我们不愿受压迫”,有的学员说:“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前方去打仗。”到毕业时,学校甚至还提出“用我们的肉弹去战胜敌人的炮弹”这样的口号。

1925年1月18日,军校内成立第一个话剧演出团体——血花剧社,社长一职由25岁的湖北青年李之龙担任。他能写剧本,常常自导自演,在剧中扮演女主角,举手投足别有风情。在讽刺剧《皇帝梦》中,陈庚自告奋勇,反串饰演袁世凯的五姨太,只见“她”脸施粉黛,头上插花,双手小心地捧着袁世凯的皇冠,一面迈着金莲碎步,一面将腰扭得如同水蛇一般,还时不时向台下挤眉弄眼,暗送秋波,观众被逗得大笑不止。

说到“血花”二字的由来,黄玉玺回忆说,有人说取自“革命之血,主义之花”。据一些当时留苏归来的文艺工作者说,舞台上悬挂的红旗横幅标语和红布对联,都是苏联式的布置,以红色代表革命,革命是以热血和头颅换来的。右派则解释为孙文主义之花,“血”即代表“赤化”。舞台上的舞刀弄枪,却在一次演出中,变成了真实的故事。一次,台上正上演地主豪绅虐待长工的剧情,突然台下一阵骚动,地主家庭出身的贺寒带着几个同学冲上台来,说这是丑化他父母的形象,并称他们对长工很好,没有这么虐待的,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要剥夺他们的劳动果实。

1926年9月5日夜,北伐军攻打武昌时,邓演达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身份兼任攻城总指挥,并亲临前线督战,一次一颗子弹飞来,从他的左肋下穿过,把军装的袖子打穿一个洞,端正地打中身后战马的头部,人没受伤,而马顿时倒地。



千年显用于世者,王叔和之力也。王弼(公元226年—249年),字辅嗣,山阳郡高平县(今微山两城人)。王弼出身世家家庭。外曾祖父是刘表,族祖父是王粲。王弼死后,王弼的父亲王业为嗣。王弼早年所藏的数车图书都归王业所有。又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》注引《博物记》和《博物志·人名考》、《王弼别传》等记载,东汉末年大乱中,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,依附刘表,刘表重弼之才,欲以女妻之,而又嫌其形貌丑陋,非女婿才,将女嫁给王凯。凯有风貌,凯生子业,业生弼。弼为刘表之曾外孙。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和理论的奠基人。他虽然仅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3个春秋,但却成为魏晋玄学的奠基人。

曹庄与西关小学

曹夫山

强我中华育人,乡贤办学泥土芬。割我身上几块肉,育得繁星满乾坤。曹庄愚昧连闾里,千乡佬武训心。百年名校将离去,古庙书声无二伦。

滕县曹庄的老百姓与其他地方一样,把房屋土地看成自己的血肉,活命的依靠。但是为了兴学在近百年里不论是兵荒马乱,灾年饿得奄奄一息,或是文革10年,曹庄父老乡亲尊师护校,舍房屋,献土地,助教兴学的村风从未改变。从乡贤曹纪荣在玉皇庙办学开始,西关小学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都是曹庄乡亲几代人一块一块拼接而成。2014年夏,西关小学搬走,只剩下一个幼儿园和那一根孤独的旗杆……

1929年(民国18年)之前,曹庄乡16个村庄没有一所学校,社会贤达一方百姓,呼吁兴学强国,教化子弟。曹庄乡贤曹纪荣在自家南园筹办了一个学塾,招收族人子女6人,高邻王刘二姓各1人,教学初级古文,现代算术。1930年,这个学塾搬入玉皇庙内,正式成立曹庄小学。设初小2个班,教师曹纪荣、任老道、老秀才谢晋三,上下午各有一节武术课,曹纪荣曾荣获民国18年山东省武术散打冠军,任老道是民初武林豪杰,曹纪荣的师傅(1950年被县大队一个14岁小兵枪走火打死)。

1931年,滕县夏镇街人张开田,西马村人马某,在曹庄路北开办西关发电厂,用蒸汽锅驼机做动力发电,鼓捣了几个月也没成功,反而爆炸了,一根铁棍飞到路南把正在织布的张王氏扎死,张开田赔了二亩地发丧,电厂倒闭。同年曹纪荣花180块大洋,外加二亩土地,买下张开田南半院,曹庄小学搬入。

1950年,曹庄小学已发展成为滕县名校,东西两个校区,东校设高小、初小班,西校设一年二步制班,那个时期曹庄小学教师队伍人才济济,空前绝后,校长刘砚铭,杏花村人,滕县大儒,书画名家,易学大师刘子衡之侄,1957年被捕。名师韩郁文,女,时60多岁,泰安人,第一届燕大女生。滕县人黄土宜、王玉贞、王士昌、高竹雨、张玉桐、周纪本、董延熙等,他们大多是滕县八大家子弟,个个德才兼备。还有曲阜人武还珠,白素娥(后校长),菏泽人刘素芳、那英佩,沛县人殷鹏,单县人姬长春,这一群饱学之士,为滕县为祖国培养精英。

文化大革命中,曹庄小学改名红旗小学,文革后又改回西关小学。

1977年,应红旗小学请求,那时的曹庄生产队,把牛屋院无偿送给学校,牛屋院有草房瓦房21间,牛棚11间,南北长41米,东西与红旗小学同宽,占地4.2亩。1981年,应西关小学请求,学校东邻田建法、颜道环、颜道安、王开年4户村民无偿迁走,连同一条老路,腾出了2.3亩,交给了西关小学。1984年,那位民国20年开发电厂的张开田还住在原处,西关小学大院套着他家的小院,张开田是曹庄村农业户,养的鸡鸭鹅狗满校园乱窜,到处都是家畜粪便,养猪积肥腥臭,尤其严重的是,张开田是一位老肺病患者,他长年有意蹲在校长室窗下晒太阳,大口吐黑痰黄痰,全校师生极为反感恶心,学生家长也对学校的肮脏环境十分不满。县政府、镇政府动员张开田搬迁(光说话不出钱),张开田家坚决不走,校长韩宗华几乎天天到曹庄居委作揖打躬,请求帮忙。见了曹庄人,必须先诉说一遍西关小学的环境之苦。

1985年2月,曹庄村委决定把张开田家迁出校院,定了三条:一是曹庄村委一次补给张开田2100元;二是划给张开田3处14米×16米的宅基;三是张开田家走人不拆屋,留给学校使用。一个月后,张开田一家搬出西关小学。

1995年,西关小学100多位教师都还没有宿舍,有几户三代人挤在二间小屋里,确实住房困难,校长刘传扬想解决这个大问题,就是缺少地皮。在西关小学北墙外,南北路的路东,有曹庄村委一块老场院3亩多地,沿路有曹庄村村民田建才等四户村民的营业房一共13间,曹庄村委一处公共厕所,西关小学看起来是真急了,一夜之间把以上的村民门面房扒了个精光,引发村民强烈不满。他们向曹庄村委书记如实地反映情况,要求西关小学立即停工,可是那位书记眼也瞎了,耳也聋了,一年没去过西关小学宿舍楼工地,西关小学宿舍楼工地与四邻的大小矛盾,这位书记一揽到底,1995年冬天,西关建成了三栋宿舍楼,解决了百余户老师的住房困难,还外卖了40多套。2014年9月,田建才等几户营业门面房遗留问题才解决完毕。

滕西山阳王考

特约记者 王银 郭潇繁

滕西有“无王不成村”的说法。几年前,记者在研究滕州古姓氏时发现,滕州比较有气派的姓氏还包括滕西山阳王氏。滕西山阳王氏起源于何时,这个家族的居住地在何处,对记者来说一直是个谜。

个名气比较大的王氏家族,而且这个家族就居住在古山阳郡。

近日,记者驱车来到微山湖红荷湿地西北方约50华里的滕西山阳王氏发源地,了解了滕西山阳王氏的家族史。

王粲于公元177年出生于豪族世家。曾祖父王莹,东汉章帝时官至“三公”之首的太尉,在位间恭敬贤明,举才任能,天下为公,他举荐的多为天下有才者,对无才专权者极为憎恨,世人称之为“推士”。祖父王畅,为东汉高士“八俊”之一,官至司空,为官清廉,崇俭朴,戒奢侈。王莹、王畅、王粲祖孙三人,时称山阳(高平)王氏三高士。王粲幼年体弱,身体矮小,但才智超人,以强记默识称著。一日,王粲与人同行,读道边石碑,有人问他:能背诵否?王粲即刻背

诵,不失一字。汉献帝西迁时,王粲随其父迁徙长安。王粲一生以文才而知名天下,他文思如涌,著文一挥而就。著名的有描写“西京乱无象”的《七哀诗》。王粲在“建安七子”中成就最大,名声最高,今存有明人辑本《王侍中集》一卷。

王叔和,名熙,兖州高平(今微山两城)人,约生于公元2世纪末,是东汉著名的医学家。他与刘表(王畅的学生)、王粲同乡,和为讯为友。少时跟同族人王粲投靠刘表,长期寄居荆州,亲聆过张仲景教诲。晚年,王叔和收集了张仲景的遗作,结合自己的医学实践,编次了《伤寒杂病论》,从而使《伤寒杂病论》这部名著流传下来。王叔和编次张仲景遗论,在医学史上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。宋人成无己说:仲景之书,速今

千年显用于世者,王叔和之力也。

王弼(公元226年—249年),字辅嗣,山阳郡高平县(今微山两城人)。王弼出身世家家庭。外曾祖父是刘表,族祖父是王粲。王弼死后,王弼的父亲王业为嗣。王弼早年所藏的数车图书都归王业所有。又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》注引《博物记》和《博物志·人名考》、《王弼别传》等记载,东汉末年大乱中,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,依附刘表,刘表重弼之才,欲以女妻之,而又嫌其形貌丑陋,非女婿才,将女嫁给王凯。凯有风貌,凯生子业,业生弼。弼为刘表之曾外孙。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和理论的奠基人。他虽然仅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3个春秋,但却成为魏晋玄学的奠基人。

“山楂妹”张月乔畅谈心声



自从在央视星光大道夺得年度总决赛亚军后,从滕州市官桥镇走出的“山楂妹”张月乔,一刻不得清闲,10月18日,刚刚结束在台儿庄演出的“山楂妹”就赶回滕州,为家乡父老倾情献唱,将“中国体育彩票”滕州市全民健身文化公益晚会推向高潮。

舞台上,“山楂妹”张月乔以一首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道出心声,唱出她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。一曲过后,留着一头短发,身着花褂的“山楂妹”与现场观众开始互动,“我一会儿唱完歌得去吃蔬菜煎饼,

在外那么久,可想吃了。”“山楂妹”乐呵呵地说,“今天来到滕州,我心情非常激动,见到咱滕州的父老乡亲,听着家乡的方言,我才有家的感觉。”伴随着阵阵掌声,歌曲《爱的奉献》的主旋律响起。两曲过后,现场的观众仍喊着听不够,“山楂妹”又演唱了一首《老公你辛苦了》,将晚会推向高潮。

据了解,“山楂妹”名叫张月乔,是滕州市官桥镇前菜村人,嫁到山亭区水泉镇棠棣峪村。2012年11月,在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《让梦想飞》的节目中,“山楂妹”带了

一篮子山楂当场分给了现场评委和观众,让他们品尝,从而被观众称为“山楂妹”并一夜走红。她声音圆润、甜美、高亢,一曲《圆梦》征服了评委和现场观众,之后又在中央电视台《星光大道》上勇夺周冠军、月冠军和全国亚军。

说起此次回到家乡的感受,“山楂妹”张月乔显得格外激动,“我是在家乡参加的第一次公益晚会演出,我觉得做公益是我回报家乡父老、回报社会的一个途径,以后还会继续参与,在自己家门口唱歌真的是既紧张又高兴。今天晚上看到

那么多父老乡亲,我真的感到很温暖,很感谢体育局为我的婆家的棠棣峪小学捐赠体育器材,那里真的很贫穷很落后,除了感谢,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心声。”当记者问起“山楂妹”张月乔下一步的打算时,她羞涩地笑了,“我参加了《我要上春晚》这个节目,现在是春晚的候选人,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登上更大的舞台,为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争光!”

(记者 侯志龙 特约记者 王雪纯 张波 摄影报道)

